

乡村记忆

那年捉知了惹下大祸

刘甲凡

俗话说“小暑到,知了闹”,早些年,每当到了这个季节,随着知了“呜哇呜哇”的喧闹声,我们就会闹闹哄哄地忙活上两个多月——捉知了。那可不全是为了好玩,而是因为知了可以烧着吃、炒着吃。在常年缺油少肉、饥肠辘辘的日子里,甚至有“两只知了的营养超过一个鸡蛋”的说法。香喷喷的知了对孩子们的诱惑力太大了,以至于我们都到了痴迷的地步。

用马尾扣勒知了是最简单、最常用的方法。到饲养院拽几根长长的马尾毛,系成眼镜片大小的活结,然后结实地绑在一根长竹竿的顶端就成了。到了树下,选准目标,轻轻地把马尾扣靠近知了。它们大概认为这是异性之间的撩拨,不但不飞,还会慢慢翘起屁股。我们就快速地套住它的头或者翅膀,然后猛地一抖竹竿,就像鱼上钩之后抖动鱼竿一般。这个过程的关键、成功与否要看你撩拨知了的动作是否细腻,最后收竿能否快速有力。

用面筋粘知了的成功率比用马尾勒高得多。首先向母亲要一点白面,用水在碗里和成面团,不要太硬,然后拿着面团放进水中不停地洗。时候不大,淀粉被洗到了水里,手中就剩下一团面筋。这时候的面筋上还有水,黏性不大,就用两片树叶包着夹在胳膊窝里,捂一会儿就很黏了,黏稠度和时下的“粘鼠板”不相上下。扯下一些面筋缠在竹竿头上,擎起竹竿对准知了,一下子就粘住了。那些知了“呜哩哇啦”地叫着,可翅膀却无论怎样挣扎也飞不出去的。

缠一遍面筋大约可以粘二三十个知了,需要换上新面筋。原来那些面筋我们也舍不得丢掉,把它放到嘴里嚼一嚼、捂一捂,重复利用。若没有面粉做面筋,就抓一把新麦粒放进嘴里咀嚼,一边嚼一边往外吐麦麸,最后也可以嚼出一小团面筋来。

还有一种方法是用蜘蛛网。做法很简单,用12#铁丝围一个碗口大小的圆圈,绑在竹竿上,然后反复把蜘蛛网缠在铁丝圈上,直至严严实实。用这种方法捉知了,成功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,但把知了从网上取下来就要格外小心,一旦把网捅破了就没法修补了,因为蜘蛛网不是随处都有。要爬很远的山路,在高山茂密的松林里才能找到大花蜘蛛结成的“天网”。那种“天网”的黏稠度着实了得,居然能粘住一些小鸟。

还有一种方法属于高难动作,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,那就是用弹弓打知了。我有个堂叔叫刘曰树,一把弹弓在他手里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。在1958年“除四害”运动中,他曾因上交了500多条麻雀腿受到县里的表扬,还奖给他一个硬皮笔记本。他用弹弓打知了也不含糊,几乎百发百中。有一个阶段,我们这些小伙伴都群起效仿他,每人都有一把弹弓,还时不时就凑到一块儿进行较量。如果谁能拔得头筹,那种骄傲的架势和荣获奥运冠

军差不了多少。

晚上用火光照知了的收获最多。吃过晚饭,我们四五个小伙伴就提着面布袋子,背着麦秸草,拖着木棒,直奔知了最多的河边树林。到了那里,我们就围着树四下散开,这是为了观察知了的落地点。各就各位后,一堆麦秸就点着了,火光把树下照得一片通明,手持木棒的就用全力敲击树干,树上的知了就“扑扑楞楞”朝着火堆飞下来了。最好的照明材料是旧胶皮车外胎,点着火后可以拖着走,一条外胎能用好长时间。

最过瘾的,则莫过于摸知了猴了。每当大雨过后,它们就争先恐后地从土里钻出来,爬到树干上一人多高的位置,然后安安静静地进行生命中由虫到蝉的蜕变。沁水河边那一片杨树林,是摸知了猴最好的地方,一次收获百八十个实属小菜一碟。

每次捉到知了,首先要挑选三两个体型偏大的雄知了,留待课余时间进行“知了钻天比赛”。其方法是把马齿苋的花骨朵轻轻取下来套在知了眼上,知了的眼睛被蒙住了,只知道一个劲地“呜哩哇啦”叫着往天上钻。谁放的知了钻得高谁就是胜者,马齿苋也因此在我们家乡得了“知了眼子”这么个外号。

知了拿回家,通常是被我们烧着吃或烤着吃了,它们脊背上那块肉一丝一丝的,和牛肉差不多,好吃得不得了。妈妈有时也会炒一点犒劳我们,但那时的油太金贵了,最多也就是在锅里淋一点油,把去了翅膀的知了丢进锅里,用铁铲子翻上几个个儿,等冒出香味了再撒上一点盐末,出锅后就成了我们能炫耀好多天的美食。

因为捉知了,我们也曾闯下大祸。那是一个六月的夜晚,我们又到沁水河边照知了,回来后在村头大柳树下把战利品分配完,就各回各家睡觉了。那棵大柳树是棵树龄30多年的空心树,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过来,树干上有篮球那么大一个窟窿,可以看见大柳树肚子里腐烂干枯的朽木。

过了一个多钟头,朦胧中听到大街上铜锣敲得震山响,呼喊救火的声音连成一片。跑出家门一看,真真是“癞蛤蟆过壕沟——瞪眼了”。原来,我们分配完战利品,小伙伴田力随手把照知了的破车胎丢进了树洞里,结果燃起了熊熊大火。火借风势,风助火威,又把周边几户人家的麦秸草垛烧成了一片火海!

第二天到了学校,老师把我们每人打了10教鞭,每个人的手都肿起老高。最后,经村干部调解,我们给受损失的人家赔偿了一定数量的柴草才算完事。我家那年分的麦秸草一下子拿出去约三分之一。

几十个年头过去了,时至今日,只要听到知了叫,我还会不由自主地摸一摸手掌心,因为那次老师下手太重了,我的手掌心肿得活脱脱就像个“发面包子”。

父母的三间平房

林春江

古稀之年的父母,仍然住着乡下的三间平房。不足50平方米的红瓦青墙房,东西两铺土炕,中间是厨房,显得局促狭小。很多东西没地方放置,父亲自己动手,在屋子后面“接”了一截,大约18平方米,屋顶改成长方形的平台,农村叫“平房”。前后两个平房可以晾晒农作物。

多出的18平方米,东面一间设计了小土炕,缝纫机塞在角落,推开门,小小的一间斗室,转个身都困难。但是炕很好烧,添一把花生蔓,烧几块木头,小炕片刻暖烘烘的,斜躺在上面,冬天的晚上还是很惬意的。夏天,有风徐徐吹过,又很凉爽。中间是一个微型淋浴间。西面那间最大,约有8平方米,靠西墙站立一个赭红色老式立柜,东北角塞进一个中等冰柜,算是一个储物间。

这还不算独特,独特的是小房子前面竟然是一个大大的庭院。这个庭院足有30平方米。东厢屋两大间,顶上是一个长方形大平台,石砌台阶12级。我八九岁时,家里买了第一台“飞跃”牌黑白电视机,第8级台阶上竖着一根高高的天线杆,外面套着沉重的铁管,两根粗粗的铁丝紧紧固定,黑白电视只能收看两三个频道,一旦屏幕出现“雪花”,我就屁颠屁颠地爬到第8级台阶,一边奋力转动粗粗的天线杆,一边透过玻璃瞅着东屋里的电视机大喊:“哥哥,清了没有?”

庭院西南曾经栽植一株梧桐树,枝繁叶茂,魁梧挺拔,风吹过,唰唰地响,极像淅淅沥沥的雨声。彼时,我特别喜欢跑到平房上,梧桐树宽大的绿叶遮住半边平房,暖暖的阳光透过细碎的树叶洒下斑斑驳驳的树影。紫盈盈的小钟似的梧桐花仿若一个个略施粉黛的少女,在风中舞动裙裾,搅起一阵阵香海甜波。摘下一朵揪掉花蕊,吮吸花蜜,甘甜如饴。望向远山,雄伟苍凉,引人无限遐想。

三间正屋后面,还有三间青砖灰瓦的老屋,连带着一个大约20平方米的后院。父亲说,这三间老屋曾是我奶奶的。奶奶过世后留给了父亲。这三间屋子是老得不能再老了,土炕石墙,泥地朽木,没有窗棂,环睹萧然,不蔽风日。小小的后院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。后院中央也种着一株梧桐树,西面曾经栽植一棵葡萄,一嘟噜一嘟噜的巨峰,坠得藤都弯曲下来。踩着木梯爬到平房上,掐下一颗晶莹的葡萄放进嘴里,酸得我愁眉苦脸。相比前面的平房,这里显得更幽静些,无人打扰。在这里,我捡拾过树上掉落的小鸟,吃过酸甜的葡萄,用弹弓偷偷打碎人家的瓦片,在绿荫下写过作业,在梧桐树周围挖出一个个沾着湿泥瞪着黑色眼睛的黧螳猴,把山里捉的蝎子倒在梧桐树下,以为可以生出很多小蝎子,谁知第二天我扒拉开泥土一看,空空如也,爬到平房上,却被蝎子蜇了一下,疼得嗷嗷叫。

父亲告诉我,三间平房来之不易。那看起来粗糙难看的石墙,每一块石头都是父亲和叔叔从二里外的东山推来的。彼时,他们20岁出头,一人一辆独轮车,将车把之间的黄绳绾在脖颈上,一辆车上“扎箍”二三百斤石块,深一脚浅一脚,双手紧握车把,微微弓腰,使出全身力量用力推车。一天四个来回趟,中午得啃两个大馒头才会让疲惫的身体复原,直到准备好六间房子的石头。之后,父亲坐在马扎上,掏出锤子、钢钎,慢慢地将石头一块块地打磨、锤凿,变成一块块可用之石。我无法想象怎样才能在坎坷的羊肠小路上推动沉重的独轮车,但我可以看出,满头白发的父亲摩挲一桌一椅、一石一瓦时,眼睛里藏不住的笑意。父亲是瓦匠,一生给人盖房子,别人的房子高大漂亮,而自己住的房子却只是三间低矮的平房。

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平房渐渐老去,一如苍颜白发的父母。前几年,屋顶漏雨,母亲打下手,父亲爬上屋顶,撤掉老旧的灰瓦,换上红艳艳的红瓦。阳光下,红瓦如鱼鳞一样整齐有序地紧密排列,泛出蓬勃的朝气和活力。爬上平房,背后是红红的瓦片,东面是错落整齐的房屋,西南是苍茫的群山,绵亘起伏,一直延伸到天尽头。

童年的夏

王太山

我的童年是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度过的,那时候的日子虽不富裕,却让我收获了一份难得的纯真快乐。

每逢夏日来临,我和小伙伴们都会穿着背心,裤腿高高挽起,光着脚丫冲进清澈见底的河水中,摸水草中鲜肥的鱼虾。不一会儿,脑袋和后背就被火辣辣的太阳灼痛,我们赶紧放下小鱼篓,找个水流稍平稳、齐腰深的河段,环视四周确认没人,立即三下五除二脱个精光,一个猛子扎入水里,仿佛一条条快乐的小泥鳅。

洗罢澡回家,路过玉米地,玉米已经抽穗,高过了我们小孩子的头顶。一棵棵玉米整齐列队,立成一个方阵,好似等待接受检阅的战士。我们开始了捉迷藏游戏,几只小手伸出来,手心手背论输赢,赢的躲猫猫,藏匿范围就是这块玉米地。不管泥土沾身,钻进玉米地里,趴在地垄沟,大气不敢喘,静静等待着对方来寻。有时趴了一刻钟,另一方还没找到,便自己钻了出来,双手挥舞着:“我们赢了,我们赢了!”

黄昏时分,当太阳只剩下一丝余晖,远处的群山渐渐地被夜色吞噬,四周的蟋蟀声、蛙鸣声此起彼伏,与朦胧夜景交织在一起。夕阳下的小山村就像一位暮年的老人,静静地坐卧在山脚下、树林边,温馨而祥和。晚饭后,院子里乘凉的人慢慢多了起来,劳累一天的人们三五成群,有坐在蒲团垫上的,有围坐在撒换下来的旧炕席上的,也有习惯蹲着的,大家闲聊着这一天发生的琐事,时不时地摇摇手中的蒲扇驱赶蚊子。

我们这些孩子们可是闲不下来,相约着人手一个塑料瓶,在夜色中追寻着空中飞舞的点点流萤。一只只萤火虫就像一盏盏小灯笼,在夜空中一闪一闪,给这闷热的夏天带来无数遐想。月亮迈着登山步,不紧不慢地悄悄上了树梢,天空中繁星璀璨,清柔的月光从梧桐树的枝丫间倾泻而下。夜深了,疯了一天的孩子们也累了,安静地躺在凉席上,仰望夜空,数着天上的星星,在月光的陪伴下渐渐进入了梦乡。

年轮飞转,童年的夏在岁月长河的深处,凝结成了甜甜的回忆。